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72, No. 1428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CBETA 掃瞄辨識

No. 1428-A

還丹一粒。點鐵成金。至理一言。轉凡為聖焉。惟以自得老衲者。受金衣於宏智古佛。執話柄於淨慈堂上矣。可謂眾星之一輪。萬品之孤器也。龜筮者支於洞上春色。藻鑑者懸於竺土正續哉。水隨方圓。道合凡聖。冀見之書者知是小補。非所諧廣信者也。鳳麟居士希玉知溫州之日。方見斯奇錄。恭表信趣。萬壽主簪溪所述最堪報附法之恩。寔是妙奇也。不可輕。敬書之。

荆玉驪珠。華語金言。知之謂賢。執之曰聖。然又此集其語最希有也。妙明田地[門@為]親口顯金章。靈源做處磨珠文挑清光。愚於弊室拜讀。瓊在[王*桑]盤燦爛。或明也暗。真燈自無明暗。或清也濁。性水本沒清濁。方信道一言難報萬年恩。三世易諳千古心。余擁於拙句。苟題于其初。

住靈隱傳祖比丘東谷妙光謹而敘

No. 1428-B胡文狀書秘讀序 四十八章圖

大唐有仁者。其姓者祐遠大夫孫子也。然分古章言而此舉。今讀文實是奇賢也。依於用書之類。觀於改玉點。其旨甚玄微也焉。咸通年之春於鼎州小梅園撰之四十八章圖。題其始者乎。

清子 芳金士 集

上(高也登也仰也猛也霄也貴也) 中(當也明也空也朗也) 下(深也低也含也探也蹈也)
雪(寒也清也極也洗也白也冬也) 火(暖也熾也猛也燃也) 奇(佛也力也精也新也珍也) 妙(底也極也始也少也喜也深也) 同(深也空也逢也一也) 異(西也夜也極也烏也漆也) 白(冬也雪也露也清也) 成(別也精也代也見也) 合(逢也盡也叶也空也到也) 失(空也妄也無也卒也棟也) 清(寒也洗也一也潔也水也) 淨(寒也漱也濯也明也) 旁(潛也遠也知也因也) 高(忙也穹也峻也君也貴也)
低(深也小也[(白-日+田)/卅]也谷也) 草(青也萌也多也支也) 木(萌也多也起也惠也藩也) 內(藏也入也袍也深也宿也) 外(露也出也旁也淺也) 出(吐也破也至也來也露也) 入(含也吞也暗也去也) 海(深也寬也遠也澄也) 山(高也堅也藏也視也靜也) 日(暖也明也照也輝也) 月(寒也普也夜也沾也) 晝(明也白也淨也知也) 夜(暗也燭也曇也忘也) 別(隔也販也崇也) 青(春也新也惠也少也) 黃(秋也極也變也走也) 赤(夏也熱也血也紅也) 春(始也生也花也) 夏(熱也次也綠也長也) 秋([(冰-水+丨)*又]也愁也懶也走也) 冬(藏也極也冷也〔空〕也) 笑(春也花也開也話也) 哭(愁也秋也落也紅也) 一(專也多也始也含也) 二(次也隔也餘也分也續也) 九(末也周也多也至也) 十(足也極也到也合也) 精(極也清也正也委也) 釋(解也活也寬也) 迦(佛也勝也稀也奇也)

住萬壽小師比丘簪谿了廣 編

歲旦上堂。舉拂子曰。天篷水清。海船遙浮。山橈士高。河澤窮妙。正與麼。尅具眼漢何處在。良久曰。夜鶴夢清鯨鯢冷。晝臬氣動鷓羽稀。且道新年頭還有消息也無。掛拂子曰。看看。石花富貴草精神。

石霜總曰。見日月為什麼天篷水清海船遙浮。九天為篷。四海為船。露露堂堂。山橈士高河澤窮妙。萬山為橈。千河為澤。士高也一超直入。窮妙也位裡了然。正與麼尅。君臣道合。具眼漢何處在。密處開豁眼見得麼。良久曰。從來無人會。夜鶴夢清鯨鯢冷。正變成偏偏未偏。晝臬氣動鷓羽稀。理轉成事事未事。雖然如是。知音少。且道新年頭還有消息麼否。古事變色。今事得新。百花富貴草精神。又如何。這箇是活句。

同小參曰。山上欄外。水下檻前。夜兔光雪。晝烏輝火。黃頭出妙。淨名入玄。胡僧印心。盧公傳衣。張三野曲。李四樵歌。船動碧波。海浸孤天。畢竟而有。恁麼履踐。者麼一喝曰。三段不同。

霜曰。山上欄外。水下檻前。夜兔光雪。晝烏氣火。以此四句曉一佛未出世。一祖未出與前事矣。黃頭出妙。淨名入玄。胡僧印心。盧公傳衣。以此四句曉諸佛出世。諸祖西來底事矣。張三野曲。李四樵歌。船動碧波。海浸孤天。以此四句曉備頭陀乘本船。垂絲把釣竿。三段不同。本分衲僧須參究。

正月十五日上堂曰。陬月今朝三五風。嶺頭雪氣縛寒松。不知枯木得胡信。含玉靈花春夢中。瑞鳥飛來千萬峯。祥魚行過二三眾。紛然相見主人眼。歷歷雙眸處處通。

霜曰。豁開千手眼得三明六通。信手拈來無不可可。恣心辨取無不妙妙。此上堂一落索。應見今時偏正回互。

同小參曰。春風吹夜閣。梅香滿衣襟。是什麼人恩力。朧明夜渡月。飄泊嶺岑猿。是阿誰者活計。絕却千差之岐路。及盡一朝之風月。是佛祖分上也無。試請斷看。

霜曰。尋人不覺挹泥水。向日方知接暖氣。是什麼人恩力。瑕生玉。鋒露劍。是阿誰者活計。屈己徇人。壓良成賤。是佛祖分上也無。天高而不仰。地厚而不蹈。雖然。不具此眼焉分真偽。

二月朔日上堂曰。如月今朝一日晨。風光破玉百花新。西來本祖再來也。萬岳千峯皆是親。正當恁麼時。喚作祖師意也不可。喚作春景意也不可。且道喚作什麼意。舉拂子曰。點。

霜曰。春花依舊萬年春。芳操著新一朵芳。明明百草頭。歷歷祖師意。喚作草即是。喚作祖即是。末後一點無人會。

同小參曰。鞭子盜春。野梅吐玉。今時一路。滿洲歷歷。劫外奇道。到者還稀。幸著夜間。蹈過妙道。別將深心來與你相見。若不然。是什麼椀脫丘。

霜曰。最初以曉人人作用處處風塵。是何用處。意在那裡。最末以曉人人真歸佛佛本源。是什麼機用。意在何處。若於古今中間撥得轉。幹得開。天下人不奈何。且於此又作麼生。若不然。是什麼椀脫丘。

二月望日佛涅槃上堂曰。竺土之大仙。今日告涅槃。鶴林之米子。當下得枯偏。且道是同是別。四木有相身。如來丈六軀。四木無相身。如來一實見。時人見滅。山僧見生。時人見生。山僧見死。於此中間有不生不滅理。遂大覺對飲光。自棺中出雙趺。是什麼心印妙文。

霜曰。大仙釋迦文。曾不示寂滅。獨於米子間。以寂滅為樂。蓋是弄米字是八木也。如來以此八木雙樹明成住壞空。且道中間事如何。心印妙文一點用不得。知有底人試驗看。

同小參曰。看看。鷲嶺一會儼然而未散也。看看淨慈雲眾巍然而不亂。且道因何當時如來入空穴。因甚山僧上虛堂。畢竟而老倒不少。諸人到涅槃堂裡如何提撕。記得新豐和尚臨末後問僧曰。離此殼漏子何處與吾相見。僧無對。空座乃新豐和尚示偈曰。學者恒沙無一悟。過在佗討舌頭路。欲得忘形泯蹤跡。努力慇懃空裡步。如此語如何行李。良久曰。叱。唯佛與佛。展開兩手曰。乃能究盡。

霜曰。靈山一會何人得見。南山雲幕幕。淨慈雲眾誰人得知。北澗水淺淺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。自得老衲至。末後不免一場快笑。爭奈對眾揚家醜。良久曰。展手是什麼心行。莫原愁意新愁殺人。

三月旦上堂曰。花月今朝朔旭前。桂輪普轉滿天邊。枝花馥郁清香在。烏鵲從來同夜蟾。出世也。慧日照世間。宣說也。廣開甘露門。卓主丈一下曰。烏机重重縛。鶉衣寸寸針。

霜曰。何故以明旭比夜蟾。譬如人人雙眼。天上日月。地下草木。皆是法王作用也。不見道森羅萬象古佛家風。碧落清霄道人活計。

同小參曰。妙明田地密密而絕待對。靈源做處了了而離色象。衲僧作用歷歷而作活計。迷趣三昧芸芸而無了期。畢竟而埋却一坑時。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去。良久曰。十年不得歸。忘却來時路。

霜曰。如何是妙明明妙。千聖也不携。如何是靈源源靈。諸聖坐底堂。如何是衲僧作用。豎拂拈槌眼。如何是迷趣三昧。好雨好晴意。且道如何是埋却一坑底事。渡頭日暮客呼船。江上天明人出屋。畢竟猶帶此風流在。

三月望日上堂曰。花落秦川流水香。雨清荷玉妙珠藏。祇麼堂堂消息子。見來一點不相當。靜夜鐘聲樓上冷。殘春岑色付紅陽。好是滿堂孤峻處。不知人世見金章。

霜曰。驀頭兩句應節花語也。次兩句不落前頭花語。次兩句靜夜鐘聲殘春岑色。這時節有誰會。次兩句雖滿堂高峻。此景曾人不知徒品句咬吟。且道誰是得者。

同小參曰。桃紅李白落空墀。天碧地青懸錦機。雲鶴出籠過鳥道。飽參密旨不傳時。縱恁麼履踐去。未是衲僧做處。畢竟歸家貧時如何。酒肆人間世。金臺日暮雲。

霜曰。桃紅李白落空墀。破色皈空去。天碧地青懸錦機。朗空圓性時。雲鶴出籠過鳥道。月落澄潭空。飽參密旨不傳時。落處深幽處。且道皈家貧時如何。自位中出頭來。載天笠子踏地草鞋。將謂新年路。本是破家夢。

四月一日上堂曰。余月今朝初一日。滿山綠樹影青青。異苗繁茂只斯是。大地全分畫不成。記得古德山居偈曰。學道先須學貧。學貧後道方親。貧道元無一物。般般受用又新。且道古人向何處容身。須知山河大地伊披毛戴角。遂舉拂子曰。看看。喚什麼為分外。

霜曰。山河大地受用三昧。自甚處得箇消息來。既是無一物。為甚般般新。既是無分外。為甚道看。故曰。一字不說懸河辯。

同小參曰。千山鬱密處。涼飄洗夏熱。今日正當眼。利劍是鑛鐵。誰道混底是妄執。山僧曰。妄想是真境。故經曰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。於諸妄心亦不息滅。住妄想境不加了知。於無了知不辨真實。如恁麼履踐又如何。良久曰。性自平等。無平等者。

霜曰。我聖師遊五天。妙士開一實知見。便引枝牽蔓。若不出世爭解有這箇消息。畢竟而如何。是法住法位。世間相常住。

四月安居結夏上堂曰。禁足護生曲直中。安居收念又機朽。一爐香氣香滿室。黃面老師弄拙巧。雖然與麼。實到此田地始得。今日與諸人說話看。亂不生一念。即是安居收念。拙不行外路。方是禁足護生。外路既不行。天山地谷皆妙界。一念纔不生。心識意情悉玄處。縱透得此關也未慶快。且道取什麼為是。便提起坐具曰。看看。山河大地變作金毛獅子。化成玉牙象王。乃擲下坐具而喝一喝曰。用何建立法門。

霜曰。天地布祥。山河鋪瑞。不妨安居禁足。既是一坐具變作金獅子玉象王。須是奇特。就中末後一喝擲下坐具。意在何處。一喝曰。是什麼。

同小參曰。天橋橫海上。石人走玉階。玄源歌。孰得唱。妙唱奇。豈得知。且道令誰識也。鐵牛破夢閑田裡。玉馬著鞭渥洼表。從斯出頭今時之用。七通八達處處分曉。

霜曰。天橋橫海上。通古貫今之橋。石人走玉階。一入真到之機。玄源歌孰得唱。位裡消息說向誰。妙唱奇豈得知。澄潭深處始看魚。且道令誰識。傍也角毛完然矣。鐵牛破夢時。耕破劫空田地來。玉馬著鞭時。走過滿洲幹生來。七通八達時。方是

處處分曉。在彼同彼在此同此。彼此混融而時時得妙。且道是誰分上事。

五月初一日上堂曰。臯月今朝初旭光。玉輝破暗露堂堂。日日分明久遠事。威音那畔是時祥。或去天外萬年之松下。或來雲中千古之江上。或芬芸而塵中轉身。或峭措而光裡運步。畢竟而天上天下無不伊三昧。且道是承誰恩力。

霜曰。有時觀彼久遠猶如今日。有時通身及盡去。全體忘性。到依稀移步蘆江晚。髣髴出機古岳前。須知二六時中。全承他扶持。全露自勢力。

同小參曰。孤山梅雨。泔泔泔泔。熟菓落地。杜鵑啼枝。涼風吹來。水晶簾動。山僧對眾舉是閑言語。道流如何聞得。若將耳自見聞終難話。若以言思卜度自屈己。且道因甚如是。縱是黃面瞿曇碧眼胡僧難辨別。具眼者自看。

霜曰。佛未出世早是有箇消息。祖未西來從古有妙訣在。佛祖未出以前猶有箇妙義。何況出興出來又闕之耶。且道是什麼道理。現成公案。大難大難。

五月半蟾上堂曰。君看五月半旬颺。山上雪花滿地飛。烏鷄昨夜入雲外。鷺鶴今朝出紫微。木馬聲聲嘶北風。金鵝口口啼南枝。石翁氣瘦運步斷。玉士情豐豎拳稀。

霜曰。作家若不具如是眼目。何處辨來風之端的。是用格外之機。還佗物表之人。貧道重下注脚。早是成利害。且畢竟如何。騎虎穿市過。把火去盜猪。

同小參曰。山僧今朝下八句語。諸人各各如何會取。今宵不免重添卑句。且道與今朝是同是別。拈主丈擲下階前曰。佗家自有通霄路。何用從容求別路。巍巍絕頂落潭底。峭峭家風吹滿路。是四句之語。滿堂雲眾各請次後語。若不然。歸堂打睡看。

霜曰。用晨參暮請為什麼。句句道著更無分外。雖然土上加泥玉上加珠。等閑有四句以續尊韻。諸人如何。一仞鳥藤乾坤外。千尺釣絲著魚路。正偏回互又不要。狂笛吹入樵子路。

六月安居半夏上堂曰。且月今朝半夏辰。修行道者有踈親。明頭合暗竇中主。暗裡含明主中竇。暗暗未明位裡真。明明不暗目前人。畢竟會取又什物。看看崢嶸一角麟。記得宏智古佛陞座曰。妙存湛湛而不有。真照靈靈而不無。更於其間而退步而看。白雲斷處青山瘦。諸人者如何得恁麼行李去。寂滅真功元無體。無功妙旨太深深。同中有異羸中細。異中有同念裡心。

霜曰。光陰可惜。日月如箭。寸心莫忘。佛祖似流。去聖時遙。來凶處盛也。須發明此事。佛法無異轍。只隨人好處。上根妙器者一發而便轉。句句吐却向上之勝句妙句。中根好機者羸中辨細細中分羸。合取父母成生口。開千聖示宣門。下根志念者凡中知聖想裡收心。單單屈膝時時盡妄。畢竟會取又何物。看看崢嶸一角麟。

同小參曰。夜間洗熱涼飄飄。六月皎然滿天雪。青林日晚人歸宅。紅谷天明客喚月。一塵入正受。皓皓而向如幻三昧之中。諸塵三昧起。歷歷而得分身三昧之事也。百千法門。萬億妙義。與吾拈來一星事看。若不悉辨。浪破鋪席漢。

霜曰。最初兩句法身一位之樣子。次一作到密處底模範也。次一結。又歸半途寄宿蘆江謂之向如幻三昧中。從此相隨來而事事無碍謂之得分身三昧事。且道什麼物恁麼得自由。與我道看。若不然。浪破鋪席漢。暫時作箇茶話。聞即聞。飄飄出岫雲。濯濯洗澗月。

六月三五上堂曰。玉機轉側金堂冷。石室斜開鐵戶明。木雞喚月壺天曉。泥牛吼花客游城。正當恁麼時。青山無心隣白雲。白馬無鞭出蘆花。路不舊道。人不忘家。儼爾歸來便作水牯牛。角毛頑然。江上之[彳*事]鋤。犁。山下罷耕步。須知真實是沙門行履處。然後隨類不墮。隨色不礙。今時衲僧當恁麼參究。

霜曰。初下一鉞位裡得妙纔轉身。二下一作從此渡線無鼻之針半路未得機。三轉妙旨再著天明又告胡信。四範玄句寄宿於蘆江來。又破篷[(箇-古+夕)/心]夢暫時得機少音容。是從淵源澄照之底。能發光能出應。歷歷諸塵愕然而不遺。若能如是體得將去。東家作馬西家作驢也不妨。且道是孰分上事。

同小參曰。諸佛出身處。東山水上行。宸闈垂玉簾。雲榻擁天青。三冬之白雪。九夏之綠樹。新見凉水。重增寒水。安居同眾。禁足護生。早來晚去。若知這箇消息子。橫行天下。腳踏實地。若未然。東來西去漢。

霜曰。五須彌山。二鐵圍峯。大鵬翔九天。飛龍躍海外。記得僧問雲門。如何是諸佛出身處。門曰東山水上行。僧曰如何得會。門打一拳曰是什麼。此攔問一答與這箇垂語宛如爺子阿母。畢竟而如何履踐蹋去。貧道驀頭下四句話。是正是偏。眾中逸角者試斷看。

七月日出上堂曰。相月今朝日氣旭。梧桐一葉落金風。秋聲瀟索黃文玉。山上滿天愁殺中。目前機用無分外。那裡妙章絕萬工。破夢蝶魂飛大空。失船釣客艤孤篷。胡文新送北來鴻。鄉信始見佗日功。舊山山轉月明後。歸路悠悠玉[王*蒙]瓏。

霜曰。大凡驀始四句曉今時作用。次四句曉位中宛轉旁參。次數章各含妙帶玄。自異中忽同。自同中忽混也。難話處密通消息。難透時潛舒異彩。大槩參禪只要到恁麼歸處耳。

同小參曰。金氣黃楓半葉紅。晚來漁客倚青松。多多動夢夜涼路。處處偷光午月峰。長安萬里景。大陽千里道。大悲閣前是鼎州。黃鶴樓前鸚鵡洲。下座而曰。超方者委。

霜曰。先師甚用箇話底。四時所關機也。無若於語上見取只是閑言語。若也言外覓取。又是非本心。若於中間會取。實是野狐精。畢竟頭尾相應一句子有也未。月冷空當午。松寒露滿襟。

七月安居解夏上堂曰。殺氣到來黃葉秋。梧桐老冷隨河流。人間天上無分曉。從古至今誰得酌。恁麼辯得尚帶滯留。別得一路正絕蹤由。畢竟有與麼履蹋者乎。自撫掌曰。來也來也。坐臥經行東勝身洲。便下座揖曰。謝雲眾。九旬久立。珍重珍重。

霜曰。前頭四句以出世之中不出世。故洞山曰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。後頭四句以不出世之中出世。故洞山曰。明月堂前時時九夏。且道來也來也又如何。內外虛廓法界一如。故曰坐臥經行東勝身洲。是此大人之相矣。

同小參曰。天外氣寒。家風自枯。青山運步則石女生兒。木人回氣則鐵漢破夢。月影轉光則日輪正出輝。欄外鬱密而香林在。嶺上淒涼而月正清。是箇好時節。諸人還會麼。能為萬象主。逐四時不凋。

霜曰。天外氣寒家風自枯。唯獨自明了。青山運步則石女生兒。混沌生一氣而內轉功。木人回氣則鐵漢破夢。月影轉光則日輪出輝。相隨來也。不妨如是得來。尚有氣息在。何故嘯月窓吟風軒。猶曰能為萬象主逐四時不凋。如山僧不然。曾不露混融機。正是飲茶談笑。

八月吉日上堂曰。佛未出世。祖未西來。早是妙法。直是玄談。何用出世爭論西來。天邊之月惺惺而浸海底之波。嶺上之松飄飄而驚澄潭之龍。高山峻峻而聳雲外。低谷深深而冷澤中。這箇消息。縱是靈山調御定林種族。提携不起。山僧為甚得恁麼。良久曰。恐是平地之波濤付壯月。

霜曰。未審佛祖未生前有誰得。恁麼見得。恐是壓良成賤依勢欺人。既是靈山定林共不傳。先衲依誰致得。即今不免兼身在內。雖然與麼。諸人者要會麼。皎玉無瑕。彫文喪德。

同小參曰。仲秋有月合浦生珠。草芊有露陰兔懷胎。忽有箇漢出來以何試驗。有棒有喝。第二三有句有言七顛倒。拈杖豎拂成摸成[打-丁+羨]。十合曲躬作禮作儀。且道以何辨得。有問便答。開口見膽。八通九達。不露針鋒。

霜曰。水以杖試。玉以火試。人世以語驗取。衲僧以何驗取。打禪床曰。夜間珍重。

八月半旬上堂曰。壯月今朝半月明。上來衲子眼惺惺。難瞞眾眼病堂尅。何用洞家兒子情。雖然與麼。誰是活眼睛。試與老僧開雙眸見。若不然。是什麼用處。

霜曰。參禪學悟漢如麻似粟作群作隊。未審箇中有久參上士麼。出來豁開自己活眼睛。照破四天下去也。雖然恁麼。龍蛇易辨。衲子難瞞。心如冰雪。寒透骨寒。若不然。是什麼用處。

同小參曰。傳家清白字字廓脫。玉袋金針鋒鋒通達。今夜一輪月。千山萬派流。不覺劫壺鐵。巍然沒去留。正恁麼時。是又得。非又得。好惡取捨共得。畢竟如何。良久曰。水天相混處。萬里合同秋。

霜曰。傳家清白曰蓋是指雪曲。僧問新豐如何是雪曲。豐曰清白十分處。以吟不功時。為甚字字廓脫。褒讚先師妙語義也。玉袋金針鋒鋒通達。此四句只是大功一色也。今夜一輪月千山萬派流。不覺劫壺鉄巍然沒去留。此四句正位前一色也。正當恁麼時。是非好惡取捨俱得。此四句今時一色也。畢竟三色俱得時。如水天相混處。萬

里合同秋。

九月初日上堂曰。玄月今朝白菊辰。含珠天草未開金。重陽九日初陽後。吹起香烟風正新。今日先兼後重陽預話大眾是什麼用處。若至九朝莫道不道。無數菩薩來。老僧這裡開無量法門。時人喚作菊花三昧。三十棒。喚作無數菩薩。三十棒。然後任你携去也。

霜曰。論前言後語。為什麼。重陽菊花誰人不知。玄月朔辰何人不明。且道朔辰晚尅不要中間。喚什麼為是不落秋意。道一句看。

同小參曰。一段宗要別無途轍。依一如之本源。當千差之會要。黑暗女在前合掌。功德天在後問訊。嬌梵婆提吐舌。舜若多神點頭。畢竟如何。天台五岳。南岳三峯。

霜曰。有權有實。示偏示正。有時把鐵作金。有時把石作玉。就中最末一句。無人識矣。

九月十五日上堂曰。鐵夫破夢五更前。石人開眼一壺天。木馬過閭風化後。玉虎振威埜渡邊。主人穩坐草堂前。硬翁獨臥萬芋天。三箇胡孫弄錢夜。格外難求宿鶴邊。

霜曰。一二以明那時之偏正。三四以明自己之賓主。五六以明今時之體用。那時自己今時三段。皆是物表作略。故曰三箇胡孫弄錢夜。格外難求宿鶴邊。是七八兩句。於中奇特更絕安排。

同小參曰。宗門中事古今不藏。淒淒而風隣半空之松。明明而嶺侵高天之月。若於此閑閑得感。了了知時。以報諸聖無上法恩。若於此寂寂不知。寥寥不會。以何開向上關振蹈毗盧頂[寧*頁]。且道眾中誰人是得者。

霜曰。宗門中事歷歷不昧。山河大地全如來。真實知見古今不藏。靈靈不彰。天上人間正如來。一如本體何處得來分外底事。喝一喝曰。直下來也。急著眼看。

十月開爐上堂曰。鬼箭南山射石虎。神鋒北岳刺驪龍。好是滿堂霜月夜。寒冰出火舊家風。

霜曰。南山北岳是陰陽也。於中間有射石虎刺驪龍底手段。即打禪床曰。百雜碎。霜月裡是功也。舊家風是位也。是又於中間有出火底之眼。即打禪床曰。玉關寒。畢竟是可見。破關透關。

同小參曰。陽月今朝初夜間。霜風吹地過金關。今宵分曉開爐火。仁者眉毛燒却寒。記得僧問萬翁。如何是竈火神。翁曰誰得近。僧曰。為甚道竈火神無面皮。唯隨人好處生。翁打一拳曰燒却眉毛也不知。僧作懼勢。這僧以一竈火神欲燒萬翁面目。萬翁潛漱水脉防火。畢竟主賓不覺。共燒却眉毛去也。

霜曰。驀頭四句偈。宗門一大事也。即今有人問此偈如何。共燒却眉毛始應得親切。若容擬議。白雲萬里。自展兩掌撫而曰。鑒。

十月安居結冬上堂曰。小春霜刃。大家雪機。一堂禪侶。三世結制。時光可惜。歲花不留。自晨至暮。喫飯飲茶。道者一箇無得禪心。從生至老著衣談笑。道流半箇莫知自心。徒勞念情。不識玄旨。苦哉悲矣。貧道孤老。走年難繫。謹勸雲眾一生歸信。遂擲下拄杖曰。看看。又曰。老僧有什麼伎倆。

霜曰。可銘骨髓。應鏤肌膚。何故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時不待人。光陰可惜。雖然與麼。至末擲下拄杖意在那裡。薰打禪床曰。看看有何伎倆。

同小參曰。彈指圓成八萬門。掌中握却一乾坤。鐵圍倒入黃泉底。一句截流萬水源。畢竟而如何見。大唐打鼓。新羅作舞。

霜曰。棲州馬喫稻。福州牛腹飽。語脉一列。具格外機。可有物表作略矣。

十一月朔旦上堂曰。辜月今朝初一日。正當冬至滿霜月。一陽佳節大家章。字字含玄向白日。展開兩手而曰。石走砂飛。

霜曰。正當今日一陽節。冬至風光拭雪月。霜刃劍氣斬萬天。人間是箇好時節。於中展兩手是什麼文章。隨後曰石走砂飛又是什麼花言。雪上加霜。

同小參曰。風吹松雪月當空。一色功中轉步同。別路分時無雪月。合同一色落功功。到恁麼田地。始知這箇消息。雖然恁麼。也不因樵子路。爭至葛洪家。

霜曰。時節冷寒。松杉峭峻。一色做處。千山寒色。箇中縱有同中異。只是半途三昧。別得妙處。異言分明。此時一色轉一色。真功合真功。是不因今日事。又爭謂昨旭文。

十一月半望上堂曰。青山密密而士難到這裡。妙章也絕趣向。白雲幕幕而客不留裡許。消息也離言道。南岳青青而水脉遠。北溪寂寂而水骨寒。西天日暮夕陽斜斜。東海天曉紅日漫漫。畢竟如何會去。

霜曰。青山密密則古聖先賢又難諳。白雲幕幕則千聖萬賢共坐冷。南岳西天北溪東海。法法住自位。三段不同妙。著眼看。

同小參曰。璞玉光寒冰雪氣。松栢操彰湛水裡。分明消息砂中金。丈夫自有冲天志。弄水之鯉魚攀高。隣風之松雨洗玉。夜午霜風晝行雪。雨霽寒破夜晴旭。照暗畢竟如何。舉拂子曰。佛杖祖拂。兔角龜毛。

霜曰。寒冰似玉璞。湛水如松栢。是何消息。丈夫王姓。小族鄙姓。天上有日月星辰。地上有草木叢林。畢竟是何消息。安南明條。塞北錦機。嘉州有大象威風。陝府有鐵牛猛吼。

十二月朔吉上堂曰。除月今朝吉日朝。寒雲斷路[塏-土+革]天橋。紛飛白雪象王窟。騎底普賢在昨霄。理事混然。體用融爾。文殊昨夜入無差之峨嵋。普賢今朝出有差之五臺。帝釋天宮珠網重重。釋迦猊座華藏堂堂。良久曰。且道是誰境界。

霜曰。事事圓融而不碍理談。理理廓通而不隔事妙。文殊境界普賢坐。普賢境界文殊坐。至這裡。聖凡一如。佛祖道齊。

同小參曰。寒夜無炭衰老衣。涼機透骨古堂微。霜辛雪苦慕先律。雨宿風淪圓後奇。各請歸堂安眠。

霜曰。衣薄寒氣徹鐵骨。身衰萬事懶相說。接物利生何尅休。不如獨坐防天雪。且道是什麼機用。

十二月望辰上堂曰。北面半窓陰已極。南方全室陽斜得。不關陰氣與陽光。嶺上雪寒白似黑。

霜曰。南北陰陽。宗枝禪根。賓主相待。不渡箇二處向何處去。四天以上天為極。三界以無色為極。人世以百年為極。四時以冬雪為極。蓋是執極者乎。且道為甚嶺上雪寒白似黑。試請辨看。

同小參曰。天寒而梅勒於花。地冷而水浸於魚。所以道寒則普天普地寒。熱則滿天滿地熱。且道何處下觜。記得問洞山和尚。寒暑依然到來。如何迴避。山曰何不去無寒暑處。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。山曰寒時寒殺闍梨。熱時熱殺闍梨。先師宏智和尚拈之曰。一盤黑白互交羅。生殺其中細琢磨。樵人疑著當頭著。不覺腰間爛斧柯。新豐答話八字打開。老子拈趣兩手分付。且如山僧又作麼生。寒涼徹骨時。通身難去處。其間有眼在。新豐一曲子。

霜曰。驀頭兩句光前絕後。天寒則梅稍勒清容之花。地冷則澄水浸潛躍之魚。是同是別。子細著眼看。

歲末上堂拈拄杖曰。鐵樹風花物外春。一陽未發不傳真。自斯織出錦機夢。江月布祥碧浪新。靠烏藤而曰。年來普話自家禪。子細相看。說歲遷正當今日。又何事。八角磨盤走九天。便下座曰。謝雲眾久立。珍重珍重。

霜曰。前頭四句從古位來至佛階。又從佛境來出凡境。且道後頭四句自見非自見。得為甚恁恁麼。就中佗有道。八角磨盤走九天。是何時節。

同小參曰。今霄分歲限陰陽。賓主交和曾不藏。寒雪苦辛霜後路。明朝明旭露春芳。記得僧問古德。舊年已去。新歲又來。於箇中間如何是不遷。德下禪床揖曰。今夜雪寒來朝花信。僧喝曰。今夜來朝且致。中間不遷之眼如何。德曰謝你箇重問。且道古德是慧光普照。這僧是無處不明。諸人如何委悉去。良久曰。玉珠連朵萬年松。金鶴飛梢一樣桐。三吉九祥當現座。千銀七寶淨慈峯。滿堂雲眾一時立。作禮而去。

霜曰。妙玄所說金言所吐千祥萬吉。三才分明。七處高平。最初一偈以曉不落今時古位新舊底時節。故引古德問答而示之也。最尾一偈變大地作黃金。攬長河成酢酪。且道是誰恩力。淨慈老衲有長處。山僧知之有分。諸人又如何履踐得恁麼奇特去也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一

住萬壽小師比丘贊溪老人了廣 編

上堂曰。家音歷歷而運用堂堂矣。綠岩雲幕而翠岑色尖也。知有這箇消息。以報不報之恩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不報恩。師曰者箇是報恩底事。僧曰此外作麼生。師曰天高東南。地傾西北。僧禮拜。師曰只恐不恁麼承當。師乃曰。只箇玄妙訣。從來無異轍。撥開千嶂雲。放出一天月。建化門頭事。山僧未曾說。再來花木春。佛祖也難決。便下座。

石霜曰。佛未出世。西天說法。祖未西來。此有妙訣。良久曰。點。

上堂曰。衲僧活眼睛。見破四天明。六門之活計。處處而現成。不借他相貌底漢有麼也未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衲僧活眼睛。師曰鑑在機前。僧曰見破四天明時如何。師曰誰解於論。僧曰六門活計何人分上事。師曰露露堂堂曾不藏。僧曰處處現成底事如何商量。師曰明明歷歷共難語。師乃曰。家風是自己。自己是家風。一如身心眼。全體是玄翁。汝等諸人還知之有分乎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盡世界皆是沙門一隻眼。悉是上妙道。千聖心。喚什麼為自己。喚什麼為家風。此語金玉。高價千斤。

上堂曰。直把須彌鎚子。正打虛空鼓子。穩坐寥寥而不妨。全身寂寂而忘志。正當恁麼時節。誰人與吾出氣。時有僧問何人直把鎚子。師曰問取堂中聖僧。僧曰和尚打鼓子否。師曰覓得門外金剛。僧曰穩坐不妨全身忘志時如何。師曰尋討滿堂雲眾。僧曰和尚為什麼不道。師曰你何不聞得。僧曰是是。師曰不是不是。師曰。有問有答。成道成理。有言有句作計作較。畢竟非吾家具子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拈起金鎚則直下打玉鼓。聲響[音*(ㄉ/斗)][音*(ㄉ/斗)]矣。音塵紛紛也。是什麼。

上堂曰。吾門廣大從古難入。徒展兩脚不踏階級。元非宮內豈得建立。正當與麼時。出門無及。時有僧問不是解脫不思議門麼。師曰。出入從來相不妨。師資何用三展禮。僧曰恁麼則為甚麼道從古難入。師曰。門門歷歷。步步明明。何用出入。僧曰未審有內外否。師曰表裡元無分外。僧曰若無分外為甚麼出門難及。師曰吾特謝此問。師乃曰。或說成住壞空。或示苦集滅道。又曰。十如一實也。宣三密四曼。畢竟山僧有一句子。要會麼。天南北地東西。

霜曰。若而有努力。老而無筋骨。朝帶於曉風。晚見紅輝日。

上堂曰。青山山上。白雲雲下。戶外水寒。波心船點。正當恁麼時。有知音底人麼。時有僧問。青山山上時。白雲雲下處。和尚還有分也無。師曰傍也。僧曰正當恁麼時如何。師曰眼在脚跟下。僧便喝。師曰倒屣為什麼。師乃曰。妙處徹底妙。玄處

徹底玄。獨知分外事。誰見壺中天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參須實參。悟須實悟。驀頭莫滯留。半途勿暫顧。

上堂曰。真到做處。清虛妙體。時時隨後。步步在前。諸禪德。如何商量。時有僧出問。如何是真到做處。師曰。直下見電光。驀頭欺石火。僧曰於此如何領略。師喝曰倒退三千。僧曰清虛妙體又如何上和。師曰。上至有頂天。下至阿鼻獄。僧曰是何物。師曰汝問吾響。師乃曰。不思議一段要。不可得三世心。箇箇人人受用。光恩照破古今。

霜曰。過現未來事且致。直下電光驀頭石火是什麼時節。若不然。又被風吹別調中。諸人者如何見。

上堂曰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身心安居平等性智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至這裡。諸禪德還有分踈也無。時有僧出眾問。既是山河大地圓覺伽藍。以何為驗。師拈拄杖曰是什麼。僧曰豈莫天上天下安居性智耶。師擲下拄杖曰恁麼不可也。僧曰畢竟作麼生。師曰歸堂穩坐。師乃曰。惠日普上太虛天。心月朗下紅綿地。箇中何人是出頭者。下語也不到。奇語也不用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野草芳菲紅錦地。遊絲寥亂碧羅天。安居性智是何物。圓覺伽藍不聖賢。此四句與古人如何。有人辨得。大好大好。

上堂曰。玉龍起雨上東天。石虎出風下北山。夜兔穿雲南海底。晝鳥破暗西畔岩。中間有物。大眾如何看。時有僧出眾問。未審是何物。師曰。頭長三尺。頸短二寸。僧曰。此是化幻之身。真實是何物。師曰。眉間有眼。胸間有口。僧曰和尚還捉得伊麼。師曰人人闕伊一時不得。僧禮拜。師乃曰。那吒屈膝而夜叉開眼也。時人喚作化幻不可。且道喚作什麼。七尺烏藤倒上天。八臂竹篋橫下地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是箇時節。佛祖也難出。人天也難入。雖然闕伊一時不得。又如何。普州人送賊。

上堂曰。家傳妙旨不言語。洞上真機絕外來。若有人云知父道。孤然孫子笑哈哈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密密閑田不用機邊。如何是妙旨。師曰好箇消息子。僧曰。寥寥作用不離人天。如何是真機。師曰好箇消息子。僧曰子十成減父半德。作麼生是父孃。師曰者箇是兒孫。僧曰和尚作父孃也無。師曰謝子箇孝養。師乃曰。子歸就父猶存孝養。了了而未為是。臣以朝君尚帶凝然。真真而不為重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轉步於位中。移身於劫外。玉龍退骨則雲幕於跡。金鷄移栖則桐冷於月。畢竟去時。有何消息子。

上堂曰。路遮戶外。家包雲中。客游三月。主居月宮。時有僧出眾問。未審此箇什麼境界。師曰。夜渡有輝含古月。秋雲無雨袍青山。僧曰還轉身也無。師曰玉壺中有轉身路。僧曰全轉時如何。師曰至這裡始得。師乃曰。寶雖寶也。主家之恩光也。主雖主也。寶家之佐輔也。主寶相合。正偏相應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果然如所說。君雖君也無臣佐不可為君。臣雖臣也無君勅不可為臣。君臣相融而天下方收。

上堂曰。風波滅盡而悔當時之事。碧海澄明而恨十分之恩。潭水月落而帶清光之影。壺天雲盡而存青霄之晴。畢竟如何。時有僧出眾問。風波滅盡時。為甚悔當時之事。師曰猶帶今時機。僧曰。碧海澄明處。依何恨十分之恩。師曰尚存自己妙。僧曰。潭月沉時。何帶清光之影。師曰太具殘月輝。僧曰。壺雲散處。爭存青霄之晴。師曰且得尊貴路。僧曰竟如何辨得。師曰傍也。師乃曰。盡色未空。歸空未真。絕真未妙。除妙未玄。箇中有辨取得者麼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用階級。論途轍。山僧不然。直入深山曾未出。有人覓取百千里。

上堂曰。稜稜一氣未生。淒淒一神未現。默默風未起波。皎皎月未發光。歷歷萬象未亂。明明森羅未參。還體悉麼。呵呵大笑曰。贏得三千自損萬德。時有僧出眾問。一氣未生時和尚還知麼。師曰慚愧。僧曰風未起波處和尚如何道。師曰罪過。僧曰萬象未亂時和尚得見麼。師曰報酬。僧曰贏得三千自損萬德又如何。師曰皎玉無瑕彫文喪德。師乃曰。示妙說玄都是建立。宣法話佛悉是造次。山僧恁麼說話。又是拂塵生埃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寒山拾得及第不得。碧眼黃頭遂是難得。

上堂曰。佛日高懸。祖月彌朗。僧雲漫漫。法雨浩浩。禪林花發。教風春迎。正當恁麼時。誰是出頭人。時有僧出眾禮拜。師曰你見景色風月那。僧曰此是觀音三昧樣子。師曰你道何處是普門。僧曰勘破了也。師曰恁麼則有二菩薩。僧又禮拜。師乃曰。適來如上座子道。春色千林花正開。秋潭萬水月猶明。夏熱綠楊影滿地。冬寒白樹覆前庭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妙音觀世音。風聲雨露聲也。梵音海潮音。江浪碧灣波也。

上堂曰。少室胡僧。履子留隻。米樹應供。趺子出雙。新豐老人問殺首座大陽兄者兼養青鵝。諸人幸是吾家客。何得不會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古聖恁麼作略得後。風流學人如何會得。師曰驀面家風不容擬議。僧曰大疑大疑。師曰道看。僧拂袖而去。師曰終始不錯。師乃曰。學悟之要是須真到之要。參禪之路又宜妙契之路。各請分半席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用古今通貫眼。論是非不及妙。且道因孰致得。

上堂曰。一道恩光萬年難報。千言學語三世易聞。正於中當如何撥轉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和尚恐是覓蹤由。師打曰你道是什麼時節。僧於此忽然大悟。師乃曰。吾十一歲間宣深示淺。今朝始逢知音。千祥多多。何故。三年擲釣絲。一夕得金鱗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熟菓不堪枝。劍氣不妨天。這僧知痛痒。老衲分機宜。

上堂曰。枯木雲籠秀。雲中袍玉立。寒潭月夜圓。潭底侵魚入。回頭開正眼。頭上戴帽出。芳草破春烟。草芊拂天內。眾中有道得麼。時有僧出眾問。諸聖出來作何事。師曰為子不會取。僧曰。好箇消息。某甲曾不會取。師曰早知你落處。僧禮拜。師曰錯。師乃曰。若會得。是靈山迦葉。若不會也。少林慧可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鷲峰笑暖。少林座寒。劫前花一點。戶外春猶關。

上堂曰。綠岩枯木不落人間。紅谷芳草不厭溫寒。西南東北各不相關。三段玄處正開眼看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綠岩枯木。師曰刀斧斫不開。僧曰如何是紅谷芳草。師曰。鐵鎗刈不盡。如何刈得。僧曰西南東北是什麼用處。師曰目前分外不相妨。師乃曰。妙玄田地自可到。靈性做處自可坐。分明時節自可見。務力問他不得悟。自透頂到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有時高有時低。或露或明。畢竟而可有自鑑之照。雖然恁麼。實到此田地始得。

上堂曰。圓蟾出冷。晶旭入暖。惠光破暗。才輝照明。中間有一佛出世。若人見得。非有自己妙有。又知有沙界周光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妙有周光且致。如何是一佛出世。師日照東方萬八千土。僧曰恁麼則天上地下諸法實相。師曰你何具龍樹智惠。僧曰和尚何得馬鳴妙才。師曰恁麼也不分耶。僧乃作禮而去。師送曰。忌口三十年。師乃曰。無見頂相諸人不知。楞嚴妙光沙界普照。故曰世尊光射阿難肩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朝旭夕陽初月殘照。目前境域自猶可看。眼中青色誰敢得見。開正眼睛須活心人。

上堂曰。運步堂堂。通身歷歷。東道西說。南來北去。全得寸心。直用尺情。拈拄杖曰。自家方寸主人公。直得掌中木上座。舉拂子曰。老僧八十年來要正承手裡毫長老。具眼者看看。時有僧出眾問。畢竟相去多少。師曰你是學人分上事。僧曰師家分上事如何。師澄然叉手。師乃曰。自家二六時中全承他恩力去。起居動靜一如之體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有水易接天上月。無林難宿北來鴻。

上堂曰。古佛道場尚乘車子。澄源潭水猶棹孤舟。夜鶴穿潭底。雲月落銀籠。天龍無雨。汗馬而無鞭也。從此出生犢牛兒。金吼銀聲滿蘆水。微毛依舊正受之中。玄角又帶漫雪草。一回倒騎牧童夢。數笛吹來樵子歌。時有僧出眾問。畢竟學人如何商量去也。師曰徹頂透底是須恁麼會。僧便禮拜。師曰吾家種草不求杜撰。師乃曰。玄談妙句一點不著。金言華語一塵不用。請試與我道看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古佛道場不要坐著。夜鶴雲月穿過落盡。天龍汗馬絕雨離鞭。方外誰敢論量。自是妙底少得機。又歸本途時。犢牛生兒毛角完爾。雖然如是。未是耕破箇田地。須醒半夢。又吹狂笛。箇時遍蹄混泥塵。不露真機。且道此猶是出世邊事。畢竟不出世時如何。吾家種草。不求杜撰。

上堂曰。行脚大事一段宗要。直拈起兔角佛杖。正舉著龜毛祖拂。若人拈起舉著。時人盡有禮謝在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堂中一會客。悉是行脚漢。未是見兔角龜毛。請師垂示。師拋下杖拂曰。見之不執。千載難逢。僧擬議。師喝曰。且去也。師乃曰。來也龍蛇飛出。去也象虎哮嘯。見聞玄色妙聲。卜度了思真量。故曰如之外無智。智之外無如。如如皎潔。智智清淨。大凡般若之心耳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空空如如而寂寂真真也。黃花為般若。翠竹為真如。飲光密付。阿難正知。淨名默處。文殊可聞。畢竟而是什麼力。學者不具此眼目。焉辨皂白。

上堂曰。心心通達而法法圓成也。佛佛相授而祖祖付傳也。雲眾之中喫茶之間。還有信得及乎。時有僧出眾問。既是心法通圓處。正是佛祖授傳時。此外喚什麼為外道。師曰這箇道理為外道。僧曰無道理時如何。師呵呵大笑曰。奈何這道理也。師乃曰。銀河波淨。曉星亂蜚。日宮光冷。暮涼拭晴。蒹葭風微欄外聲。玉樹枝動檻前流。老僧恁麼說話。有何氣猷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貧道不及讚歎。何故如此。正正時正是偏。偏偏時偏是正。正偏和融高低普應。畢竟悉窮麼。江岸風濤暮。蘆村景色靜。

上堂曰。深深而深入梅花之曲。潛潛而潛含白雪之調。石人之舞袖。玉女之笙歌。好一場曲調。是何音響。時有僧出眾問。一種沒絃之琴。妙手彈得甚希。師曰你道是誰家曲子。僧曰幸有主山點頭案山回顧也。師曰早恁麼當些子。師乃曰。流水奏於沒絃之調。夜明彈於玉琴之曲。鐵夫笑於芳草之莖。石漢歎於春煙之夢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也太奇。也太奇。露柱說法燈籠聽。

上堂曰。密密妙唱豈以舌相乎。堂堂真歌寧以音聲乎。千年老鶴夢醒後。一箇小僧吟結前。兩墀風景畢竟如何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那邊風景色。師曰青山高聳雲袍跡。僧曰如何是這邊風景色。師曰流水遠流水變波。僧曰畢竟如何。師曰。花露殘春一樣芳。月餘潭底萬年光。師乃曰。水脉冷寒涼悄悄。雲形虛幕露堂堂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衲僧一樣子。古者千家風。弄高深碧霄。用低淺紅墀。體用偏正一時新。

上堂曰。春夢朦朧。秋月玲瓏。夏涼寂寂。冬寒空空。時有僧出眾問。逐四季不轉又何物。師曰你聞耶。僧曰指屋後喚塔前。喚白猿打黑狗。師曰且不許外人聞。師乃曰。吾門有回互不回互底時節。我家有出世不出世底樣子。回互時不可見回互。出世時不可見出世。意在那裡。眼於何處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浙之東西。湖之南北。便舉拳頭曰。這箇是什麼消息子。回互時意在不回互。出世時眼於不出世。

上堂曰。梁土皇帝南天太子。相見端的不識妙旨。直下不入擬議。驀頭廓然無聖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對面無私端當偏公。如何是不識。師打曰。好箇消息。聞即聞。僧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。師曰三祖來也。師乃曰。廓然不識莫公私。太子皇帝對面時。一片檀香爐上火。殘紅吹起發花枝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上古七佛下生諸聖。西天四七東土二三。畢竟至這裡如何識得。又曰。點

。上堂曰。靈劔刃輝在匣中。清光所照侵虛空。密通消息不傳句。天上人間功不同焉。時有僧出眾問。未審是何章句。師曰道得始會取。僧曰和尚還知麼。師曰汝是禪和子。師乃曰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。唯此一事實。餘二則非真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字字含妙。言言咄真。出林之猛虎。入水之蒼龍。是是可可。不是不可。

上堂曰。有時破關知落處。有時透關辯密旨。有時妙容拜位裡。有時光燭囑機頭。箇中有體用賓主。箇中有宛轉傍參焉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破關眼。師便打。僧曰落處又如何。師曰蘆月江波相映紅。僧曰透關機如何商略。師便喝。僧曰如何是密旨。師曰君臣合道主賓同。僧曰畢竟作麼生。師曰。長江水上波千走。低谷溪邊草萬叢。師乃曰。朝說暮說。出廣長舌。坐臥經行。萬里鑛鐵。拈拄杖曰。是什麼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真聞真見。妙至妙到。玄思玄量。幽密幽顯。雖然與麼。徹底自到。

上堂曰。向去位裡則雲袍跡山空。却來機頭則火洗玉路工。不去不來則石蛇臥芋叢。畢竟通會則海天普合同。佛祖未興則消息難通。人天未識則妙處無窮。縱是恁麼。端的不中。且至這裏。莫指西東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向去底眼。師曰直入海底泥牛忘蹤。僧曰如何是却來底眼。師曰早出欄前玉馬嘶風。僧曰作麼生是不去不來底眼。師曰獨坐雲榻自居太空。僧曰畢竟通會時若當。師曰三載金毛群裏絕同。僧曰佛祖未興前何人得去。師曰日上綠樹月落水中。僧曰人天未識時且道以何為是。師曰魚行酒肆來往無窮。僧曰不用前言後語。師喝曰。點鐵為金。轉蛇成龍。僧曰。一一蒙示誨。格外玄機又如何。師曰。月出句裡。花入吟中。師乃曰。一段大事古今難通。三乘曲說去來易空。衲僧眼目端的無工。禪和信趣脫然絕蹤。雖然與麼。會取始窮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多慮不如少實。三載金毛群裡絕同。那人幻人真人皆智寂妄之三段也。一時會取時正絕同侶。且道端的一句又如何。鐵鎚擊碎黃金骨。天地之間是何物。隨後一喝曰。安排不少焉。

上堂曰。不夜真燈。破夜心月。穿日玄談。不日妙訣。一句了然。不涉途轍。試請道看。時有僧出眾問。如何是破夜心月。師曰不留暗裡。僧曰如何是不日妙訣。師曰不居明中。僧曰。一句了然途轍難合。正當恁麼時如何。師打曰。蹉過也不知。師乃曰。一句截流。萬派不朝。千差斷徑。三身不妨。有時暗裡出明。有時明中入暗。諸人如何商量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不涉明暗也不是真。明暗元不實。以什麼為是。更參三十年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二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三(石霜明揔禪師下語奇言)

住萬壽小師比丘簪谿老人了廣 編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達磨大師道。外罷諸緣。內無喘息。心如墻壁以可入道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你還體得麼。僧禮拜。師曰真實報恩者。僧曰且道墻壁有何心。師曰宛似鐵牛機。僧曰恁麼則識得無分耶。師曰速道速道。僧曰和尚道得麼。師曰你箇答勝佛祖之機用。僧曰果然某甲罪過。師曰老僧有過。師乃有偈曰。外罷諸緣絕言語。內無喘息合幽玄。心如墻壁忘功處。以入道源空劫前。

霜曰。醉人之口邊。白日之心玄。了了勿蹤跡。深深忘聖賢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孤山和尚道。少林分雪後。斷臂神光悟。貧道滿霜床。知音無一箇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分雪來而始得。僧曰和尚還有分也無。師曰老拙三十年前屙却了也。僧曰即今事如何。師曰當座冷寒老骨瘦。師乃有偈曰。一回轉意光。千里絕情方。悟後夢醒後。孤然坐古堂。

霜曰。慧可不傳心。胡僧未得吟。孤山自得老。兩度情猶深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曹溪大師道。慧能無伎倆。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。菩提如何長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早是成伎倆。僧曰學人如何會去。師曰江水淺淺流不濁。僧曰是什麼消息。師曰江上青青草非枯。僧曰柰學人疑著何。師曰。來說是非人。便是是非人。師乃有偈曰。少而可努力。老而可歇心。都盧懶萬事。雙眸淚濕襟。

霜曰。老少無窮歲寒之心。貴賤有隔衫衣之襟。伎倆無一點。高價有千金。蘆江浪激空。藻海魚游深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雲門大師道。舉不顧。便差互。擬思量。何劫悟。此意作麼生。師喝曰。此去一千年。切忌頻舉著。僧曰然是大陽之兒孫何用恁麼之手段。師曰你看石火光中有出身路。僧曰是何時節。師打禪床。僧禮拜。師曰千錯。師乃有偈曰。直下撥開木上座。驀端握却毫長老。衲僧氣宇乾坤外。一夜寒冰通體到。

霜曰。句下承當去。言端觸著來。若於心切不疑處。道得不妨鐵觜開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雲居和尚道。你若會取則迦葉不覆藏。若不會取則世尊有密語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朝聞孔道。夕知老孝。僧曰。儒道即不問。釋迦如何。師曰。夫子欲無詞。世塵不得休。僧曰。會不會且致。如何是如來密語。師曰昨夜玉人眠。僧曰頭陀微笑又如何。師曰今朝石漢眼。僧曰何人得知。師曰錯錯。師乃有偈曰。玉人深睡澄潭妙。石漢眼開花岳笑。不是今朝新發悟。三生大定了知少。

霜曰。日中之黑花。夜午之青芭。風骨夢清後。月機出碧蘿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明安大師道。莫守寒岩異草青。坐却白雲宗不妙。賓主難分一段事。君臣合道萬年笑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穩坐位中不是。落在功中不是。僧曰。賓主難分時如何。師曰。老僧眉毛宛如上坐。僧曰。君臣合道時如何。師曰。內外本混然。正偏何不二。僧曰。畢竟相去多少。師曰。清光隨處香。幽鳥喚春忙。師乃有偈曰。一回得妙。二度忘妙。急急歸。雲堆堆。白雲別增。真照殊出。月照芬芸。百花馥郁。紅花春窓暖。笑破家好笑。

霜曰。青山傾蓋白雲中。白雲催春紅谷風。紅葉告秋黃閣下。黃泉激水碧樓龍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芙蓉和尚道。春有百花夏有涼風。秋有紅葉冬有白雪。若於一一之妙法。心在不生念在不滅。何妨了了玄幽處。便是人間好時節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你還恁麼體悉麼。僧曰。某甲曾不會。師曰。不會共難話會。僧曰。雖然如是。和尚還悉窮麼。師曰。兼身在內。老僧不逃。僧曰。畢竟如何領會。師曰。分明消息子。江上沙鷗語。師乃有偈曰。人間無佛時。早是如來機。世界無塵境。新看深妙奇。若具此眼。使人天師。忽有這漢。何用擬議。

霜曰。少年曾歷無塵境。老去未知無佛時。何事蒼松龍似曲。始看班石虎如機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梁山和尚道。石室山高。柴門路遠。白轆天聳。幽居人少。箇中有人不在掌中。其外無物不屬心外。外展廣長舌相。內傳無盡燈光。未審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湘之南。潭之北。中有黃金滿一國。僧曰。是什麼機用。師曰。無影樹下合同船。僧曰。何人得乘去。師曰。瑠璃殿上無知識。僧曰。畢竟而作麼生。師曰。南海波斯失舶時。師乃有偈曰。定林隻履。天台柳[木*栗]。鋤斧住山。橫擔鑛鐵。獨有雲床老胡僧。徒見夜中天上月。目前無極分外心。少室花容是妙訣。

霜曰。水在碧沙白轆雪。月回葉底芙蓉堂。箇中瀟灑靈床主。寒榻風流虛廓方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曹山和尚道。當頭無諱忌。語路若何迴。不是本分事。一花五葉開。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君臣合道。四臣不通。僧曰。正與麼時如何。師曰。言思不及。語量不至。僧曰。為甚道不是本分事。一華五葉開。師曰。不迎枯木暖。爭辨劫前春。僧曰。可謂中的難忘五位中。師曰。山僧又恁麼。唯恐不與麼。師乃有偈曰。正偏融融而路斷於鳥道之表。君臣堂堂而容儼於玉殿之中。到底難說。妙處絕同。別得傍道。見萬年松。

霜曰。不回互之時是回互之時。未出世之處正出世之機。話盡山雲海月意。此非面目又存師。

上堂。因僧問。記得丹霞和尚道。日照孤峰翠。月臨溪水寒。祖師玄妙訣。莫向寸心安。未審此意作麼生。師曰。佛祖不傳心。人天不得金。僧曰。教誰識得。師曰。這漢未出家前。僧曰。爭解恁麼說話。師曰。好箇時節。僧禮拜。師曰。似是而非。壓良成賤。師乃有偈曰。皎皎而月澄嶺上之孤松。淒淒而風渡半夜之空中。深深也妙訣自坐少林之峯。了了也真氣元居虛谷之功。

霜曰。水流西畔而帶紅輝之斜陽。雲出東海而殘曉星之夜光。涼蟾秋冷。寒旭冬藏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吾門五位綱要。還許學人請問也否。師曰。門門廓達。處處靈通。一一問取來。句句答話去。僧曰。無中忽有處。如何是正中偏。師曰。三年不改父之道。應曰古今孝之始。僧曰。有中忽無處。如何是偏中正。師曰。一歲不須國之制。新舊可為嫡之榜。僧曰。無中貴無處。如何是正中來。師曰。君雖君也。不可臣以不為臣。僧曰。有中貴有處。如何是偏中至。師曰。臣雖臣也。不可君以不為君。僧曰。有無及盡處。如何是兼中到。師曰。忍之乎。孰不可忍耶。僧於此作禮而去。師送曰。賓客因來柴石門。再開老口話吾風。師乃有總頌曰。一片天光三五風。玉墀吹斷嶺頭松。巍然山上澄湛下。忽爾雲同霜月中。堆堆全體乾坤裡。密密滿心天地表。碌碌[石*山][石*山]通用眼。驪珠擊碎草芊忡。

霜曰。一片天光三五風。三處五位一如家風。玉墀吹斷嶺頭松。自己賓主同中之同。巍然山上澄湛下。那時偏正異中之異。忽爾雲同霜月中。重寄宿於鳳巢梧桐。堆堆全體乾坤裡。左撥右轉不在機鋒。密密滿心天地表。破眼穿耳不關春冬。碌碌[石*山][石*山]通用眼。處處步步皆在其中。驪珠擊碎草芊忡。連玉瓊葉宛似飛龍。且道畢竟如何靈通。良久曰。寒雲一點涼月半空。蒹葭風靜河漢月中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大陽和尚有三句。還許學人請問也無。師曰。舉龜拂。拈兔杖。答問無私。出來。僧曰。白雲覆青山。青山頂不露。如何是平常無生句。師曰。蘆月混遍偏裡正。僧曰。寶殿無人處。梧桐不植時。如何是妙玄無私句。師曰。深深金殿侍猶空。僧曰。一手指空時。石馬出紗籠。如何是體明無盡句。師曰。門裡綠苔重又新。僧曰。畢竟作麼生。師曰。洗珠瑞雨梳柳祥風。僧曰。引得黃鸝下柳條。師送曰。十年磨一劍。霜刃未曾試。師乃有總頌曰。路斷無依著。滿船乘雪月。夜午不相關。全體蹈金鐵。唱出歸家歌。恣吹還鄉曲。從斯野子夢。徒爾難分節。

霜曰。路斷無依著。一到不疑地。滿船乘雪月。蘆客絕慮知。夜午不相關。別得壺天氣。全體蹈金鐵。丈夫自忘志。唱出歸家歌。從來離角徵。恣吹還鄉曲。脫本非道理。從斯野子夢。一任泥塵地。徒爾難分節。泯然忘理事。且道畢竟如何呈似。良久曰。寒梅一點笑南枝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翠岩和尚有四句。冀聞其真要。師曰。何一一不通來。僧曰。猿叫嶺上。聲入雲中。如何是轉位就功句。師曰。銀河波一釣。僧曰。鶴唳林頭。翼出檻外。如何是轉功就位句。師曰。月宮光萬潭。僧曰。天海一色。殺氣到來。如何是功位齊顯句。師曰。位裡出頭來。僧曰。花色破春。千泉不留。如何是功位俱隱句。師曰。此去北天高。僧曰。幸蒙和尚示誨。瓦解冰消去。師曰。這箇是口傳信受底樣子。師乃有總頌曰。轉功就位。獨看古風。再通消息。轉位就功。功位齊顯。千岳萬峯。又轉春芳。俱隱位功。畢竟不用。頻弄萬工。

霜曰。獨看古風。萬里絕同。再通消息。潛來舊功。千岳萬峯。處處猛翁。又轉春芳。劫外花紅。頻弄萬工。所得偏空。良久曰。雲松侵月夜明瓏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宏智祖翁有四借。冀聽其妙要。師曰。花須連夜發。不待曉風吹。僧曰。同中有異。借功明位時如何。師曰蘆花隱舶。僧曰。異中有同。借位明功時如何。師曰青山暮雲。僧曰。異中同。同中異。借借不借借時如何。師曰。澄潭月落。澄水雲起。僧曰。不用異同。異中異全超。不借借時如何。師曰方外誰敢為度量。僧曰混然事作麼生。師曰超方者委焉。師乃有總頌曰。祖翁四借吾門事。密密踈踈著眼視。位裡有功隱裡顯。功中有位弟中師。功位不須功位外。主賓不揀主賓機。偏正回互沒分曉。樵子笠穿戴月歸。

霜曰。密密踈踈著眼視。踈細難分。位裡有功隱裡顯。功位潛分。功中有位弟中師。深淺密分。功位不須功位外。君臣道合。賓家不揀主家機。偏正相合。偏正回互沒分曉。佛祖不合。樵子笠穿戴月歸。千聖共合。良久曰。天明海暮清波合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曹山和尚有四禁語。學人如何商略。師曰問在答處答在問處。僧曰。步步無分外。心心沒異同。不行心處路時如何。師曰肯即是。僧曰。海深南北。山上東西。不掛本來衣時如何。師曰落頑空。僧曰。月當松梢。雲滿寒榻。何須正恁麼。師曰坐黑暗。僧曰。混沌未分。半夜更深。切忌未生前。師曰著真空。僧曰畢竟向什麼處安身立命。師曰。南岑風隣北山松。西暮日昏東海空。師乃有總頌曰。不行心處。不盡凡心。若於心處見於凡心。不妨箇箇了得心心。不掛本衣不著元裳。自求本衣再裝元裳。不用人人會取。堂堂何須正當。何坐空床。正當恁麼。尚在虛旁。切忌未生坐。妙路方如起。歸信更堪厚賞。畢竟捨去一樹花香。

霜曰。不行心處路。別求異心路。若能如是見。破家失本路。不掛本來衣。須令有悟路。自求凡境心。更無新到路。何須正恁麼。猶有不轉路。若不離斯家。獨坐頑空路。切忌未生時。父母不知路。於斯不歸來。終不得活路。良久曰。荷樵瀟灑歸家路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投子和尚有三器。學人未明。請師甄別。師曰試問看。僧曰。直以格調。妙奏奇曲。上正之器如何見。師曰向上人而始得知。僧曰。以妙手將彈玉調。中當之器如何見。師曰與諸佛齊肩初會。僧曰。實以活眼見破天容。下偏之器如何見。師曰今時虛廓方通達。僧曰。學人分上事已知。主家活計事又如何。師曰。碧眼胡僧曾未識。黃頭老子又難諳。僧便禮拜。師曰且去。師乃有總頌曰。上正之器根密密而難言。中當之器要了了而幽玄。下偏之器見明明而滿天。學人分上事紛紛而不玄。主家活計事寂寂而不傳。

霜曰。千聖也不傳。上正之妙器。諸佛共授傳。中當之真器。人天普見取。下偏之玄器。衲子之三昧。不出於三器。宗旨之精要。不在於孤器。良久曰。雲月出樓頭。雨水回萬器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踈山大師有三路。未審其旨如何。師曰吾望子也久。僧曰。端的難分。如何是一路滑如苔。師曰三世諸佛忙然徒弄蹤。僧曰學人如何會去。師喝曰忘前失後漢。僧曰。步步踏雪。如何是簇花簇錦路。師曰。一如本不如。蘆雪混天水。僧曰莫是法身邊之事耶。師曰。自己之真功。是須徹底到。僧曰。深密難入。如何是荊棘叢林路。師曰。山上萬天外。到者未曾有。僧曰和尚却到也否。師曰。竇主相忘處。是須透頂到。僧曰。一一祇對既如此。物表作略又如何。師曰。山中一箇主人公。不落正偏絕異同。師乃有總頌曰。不覺踏過鑛鐵關。悠然穩坐月蘆寒。別得妙方更難到。巍巍頂相若當看。

霜曰。不覺踏過鑛鐵關。滑如苔平絕居留。悠然穩坐月蘆寒。簇花簇錦淨滿洲。別得妙方更難到。轉身荊棘林頭外。巍巍頂相若當看。鐵眼正開盡報酬。良久曰。花容散嶺上。月色落潭底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洞山和尚有三滲漏。一一祇對又如何。師曰是是。僧曰。機不離位。墮在毒海。作麼生是見滲漏。師曰坐著後切忌滯留。僧曰。高處偏枯。情境滲漏。作麼生是情滲漏。師曰白雲功作切忌坐。僧曰。體妙失宗。機昧終始。作麼生是語滲漏。師曰句句道著切忌用。僧曰畢竟而是何人分上事。師曰滲漏而始得。師乃有總頌曰。高高而獨坐。便是見滲漏。寥寥而氣淨。正是情滲漏。明明而神露。悉是語滲漏。畢竟同混處。從古絕滲漏。

霜曰。高高而獨坐。是通玄峰。寥寥而氣淨。便是自己風。明明而神露。正處處通。畢竟同混處。悉是真空。從古絕滲漏。人眼主翁。便良久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九峯和尚有三句。未審學人聞得麼。師曰幸是曹溪門下客。僧曰。先賢難道。如何是不傳之傳句。師曰你是傳底漢。僧曰果然和尚也傳底。師曰老拙知之有分。僧曰。古聖不携。如何是不妙之妙句。師曰語是妙底之法。僧曰果然說著也妙底。師曰貧道見之有眼。僧曰。祖佛不明。如何是不真之真句。師曰見是真底之色。僧曰果然視破真底。師曰野翁聞之有耳。僧曰畢竟而不傳不妙不真時如何。師曰這箇是傳妙真樣子。僧便禮拜。師曰罪過彌天。師乃有總頌曰。不傳之傳句。先賢也不傳。佛祖未出興。早是有付傳。不妙之妙句。古聖也難宣。黃頭碧眼老。如何及言宣。不真之真句。人天未生前。若以言道趣。只徒在目前。不傳妙真句。三世不變遷。畢竟道人眼。萬歲絕易遷。寥寥而本傳不傳之傳。明明而今妙不妙妙玄。密密而深到不真真玄。畢竟道人眼。億劫不異遷。

霜曰。不傳傳底眼。不妙妙玄眼。不真真處機。畢竟道人眼。花開枯木眉。風睡綠楊眼。波穿天上星。水清月中眼。不用人間風。深深眠席眼。便良久。

上堂。因有僧出眾問。記得香林和尚有五語。未審學人如何商量。師曰何不問話。僧曰。舌上無言。如何是無說之說。師曰舌頭談而不談。僧曰。青山破色。如何是無玄之玄。師曰。不守空王殿中。僧曰。深潭波生。如何是無顯之顯。師曰澄潭深處

見魚。僧曰。無出之出。白馬踏雪。此意又如何。師曰未與人天相見。僧曰。無生之生。眼未見色。此意又如何。師曰父母所生眼睛。僧曰畢竟如何見得。師曰。雲徑路遙。風林竹吟。僧曰是什麼章句。師曰。龍躍萬年松。虎來千古石。師乃有總頌曰。參得五語。功勳始成。有時不說。恣口說行。有時不玄。空失妙正。有時不顯。纔一氣生。有時不出。獨來水清。有時不生。未開眼睛。畢竟見得。連天曉星。

霜曰。長安夜夜家家月。幾處笙歌幾處愁。不說不生何物氣。將來相見是都秋。一一輪光千岳意。數數天旭萬瀧流。可知脫體儼然眼。藻海波濤回十洲。良久曰。銀浪如珠江上頭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靈山會上百億眾前。當時世尊拈華瞬目。眾皆無措。只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。世尊曰。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。實相無相微妙法門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。分付摩訶迦葉。至末世而莫令斷絕矣。此時便當法華以後涅槃以前。迦葉受於世尊金襴袈裟便歸舊容園。諸禪德。且道是因什麼道理。豎起拂子曰。眾中還有迦葉也。縱笑得只是相似底。師乃有頌曰。黃面手中花一枝。頭陀微笑識人希。人天百萬共尊貴。何不打頭勘座師。

霜曰。金色波羅。黃頭點花。飲光笑暖。當下呵呵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迦葉尊者一日自蹈泥子。有沙彌來致問尊者作什麼。尊者曰蹈泥。沙彌曰何得自容易作。尊者曰吾若不為誰與我為。沙彌默然而退。尊者便蹈泥子。諸禪德。且道因什麼機用。自撫掌而曰。獨掌不浪鳴。天地無私曲。自參自到處。古今難密時。雲眾如何商量去。師乃有頌曰。蹈泥運土自參機。収足展掌自到奇。箇箇須應曾轉撥。真燈破夜意光微。

霜曰。尊者蹈泥。老衲撫掌。畢竟作夢。好笑一場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梁武帝皇朕太子問圓覺初祖曰。朕即位以來。詰詔化國建寺度僧功德多少。祖曰無功德。帝曰以何無功德。祖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。如影隨形雖有非實。帝曰然則如何是真功德。祖示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。如此功德不以世求。諸禪德。畢竟如何履踐得去。良久曰。真功德清淨本然。乃有頌曰。武帝功德人天果。圓覺無功真到心。清淨本然誰會得。碧蘿深鎖古山岑。便下座。

霜曰。祖室光明。廣劫圓成。大唐天子。眼目不清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曹溪大師道。菩提本無樹。明鏡亦非臺。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惹塵埃。青原和尚曰。恐先師猶帶箇消息在。石頭和尚聞得。方好不用消息。禪室曰兩員古佛。諸禪德。如何領覽。拈拄杖曰。還見麼。乃有頌曰。曠劫無塵世界中。恣吹野曲晚來風。看看本來無一物。滿山雲樹雪花紅。

霜曰。處處靈通。獨付盧公。傳衣夜月。渡江曉風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雲巖和尚曰。無情說法。有情聞得。海鳥樹林。念佛念法。洞山和尚曰。也太奇。也太奇。無情說法不思議。寂音尊者曰。幸有燈籠露柱在。諸禪德

。若將耳聽聲不現。眼處聞聲方得知。畢竟而作麼生。乃有頌曰。明明梵音海潮音。青青勝彼世間音。雨則慧日破諸闇。日則名為觀世音。

霜曰。箇箇觀音。處處普門。無情說法。不在獨尊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大陽和尚曰。可憐可悲今時師僧。徒打睡夢更無悟入。若要發明莫論年歲。老僧數日偏求法器。大眾又如何。諸禪德。實哉斯語。真可報恩。且道悟入發明處。諸人如何得。乃有頌曰。可憐多客滿堂僧。打睡送時亂佛承。悟入至今無一箇。驀頭端的盡三乘。

霜曰。驀頭一轉。你如何看。三乘分別。不是衲關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芙蓉和尚道。妙唱不干舌。死蛇驚出草。解針枯骨吟。鐵鋸舞三臺。諸禪德。這箇四轉語如何商量。有時剝剝塵塵處處談。不勞彈指善財參。空生也解通消息。花雨岩前鳥不啗。有時日炙風吹草裡埋。觸佗毒氣又還乖。暗地若教開死口。長安依舊絕人來。有時死中得活。是非常密用。佗家別有長。半夜鬪醜吟一曲。水河紅焰却清涼。有時不落宮商調。誰人敢和一場。伯牙何所措。此曲舊來長。此是芙蓉語底。老僧又有四偈。乃有頌曰。

妙唱不干舌 如如寂滅自無情。一句從來本見成。舌運廣長元不間。雪峯相見望州亭。

死蛇驚出草 金鞭遙指玉堂寒。驚起將軍夜出關。三尺鎧鉞清四海。攬槍一掃絕癡頑。

解針枯骨吟 宮漏沉沉夜色深。燈殘火盡絕知音。木人位轉玉繩曉。石女夢回霜滿襟。

鐵鋸舞三臺 鐵牛無角臥山坡。鞭起如飛見也麼。開市橫騎人不會。擡頭鷄子過新羅。

霜曰。妙唱不干舌。通言語道中。死蛇驚出草。功盡轉威風。解針枯骨吟。位裡開花容。鐵鋸舞三臺。物表脫空空。畢竟如何見。萬水漾千峯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先師宏智和尚有五轉位。匣裡青蛇吼。金針去復來。秦宮照瞻寒。五天銀燭輝。深岩藏白額。諸禪德。如何商量。老僧便有五偈。乃有頌曰。

匣裡青蛇吼 寶劍橫斜天欲曉。洗淨魔佛逼人寒。匣中陰陰光生處。衲子徒將正眼看。

金針去復來 清虛大道長安路。往復何曾有間然。暗去明來鋒不露。渠儂始不墮中邊。

秦宮照瞻寒 岩房閭寂冷如水。妙得冥符處處靈。轉側依忘功就位。回頭失却楚王城。

五天銀燭輝 五天皎皎玉輪孤。一轉光分鑑五湖。闊步却來游幻海。十方沙界大毗盧。

深岩藏白額 白額藏岩烟霧昏。異中來也自驚群。草深直下無尋處。觸著輕輕禍到門。

霜曰。匣裡青蛇吼。一花開劫外。金針去復來。出入無分外。秦宮映膽寒。月落白雲外。五天銀燭輝。大地全無外。深岩藏白額。鐵漢寄戶外。畢竟是什麼。夢得風塵外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新豐禪師有五位。正中偏。偏中正。正中來。兼中至。兼中到。諸禪德。試辨看。亂位次不得。謬言句不得。老叟有卑頌。大眾如何商量。乃有頌曰。

正中偏。混沌初分半夜天。轉側木人驚夢破。雪蘆滿眼不成眠。

偏中正。寶月團團金殿冷。當明不犯暗抽身。回眸影轉西山頂。

正中來。帝命旁分展化才。杲日初昇沙界靜。靈然曾不帶纖埃。

兼中至。長安大道閑遊戲。處處無私空合空。法法同歸水投水。

兼中到。白雲斷處家山妙。撲碎驪龍明月珠。崑崙入海無消耗。

霜曰。正中偏。迴壺天。偏中正。入理轉。正中來。君位貴。兼中至。臣相儼。兼中到。不立賢。混融處離妙玄。吾門事付受氣。冷海上碧波船。

上堂因曰。記得文殊問維摩大士。如何是菩薩入不二法門。大士默然矣。雪竇道。維摩道什麼。古德曰。莫道當時默然。方知洪音如雷。諸禪德。且道是何事。良久曰。三十年後有人聞。不用以聲入耳中。乃有頌曰。淨名大士口如盆。一默無端擊雷雲。十聖瘦然居足下。三賢了爾失全分。飄飄而出溪風骨。濯濯而清月水紋。天外孤松峯頂聳。晚樓霜雪夢猶昏。

霜曰。天上有銀河。池邊無鐵花。維摩文殊老。不奈于渠何。當時一默處。別後千年訛。惡水潑薰面。寒雲籠破家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三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四

示眾曰。山僧這裡有一物。看時有還覓時無。是什麼。雖然恁麼也。滿眼滿耳通身手眼。故經曰。父母所生清淨肉眼。見於三千大千世界。拈起佛光普照之幡。撥盡凡見不明之陣。還有人勝得者麼。若是大丈夫漢。鐵輪旋頂上。定慧圓明終不失。若又未了漢。須知有別生涯。山僧曲為諸人。有豎拂拈杖。據實而論。皆是剩底法。畢竟如何。體悉去也。昔委謬向途中覓。今日看來火裡冰。

示眾云。曠遠而無涯。明淨而無垢。這田地亘徹古今。透脫生死也。所以道。心王不動八方通。清淨分身元不分。了玄而絕朕兆。浩密而離色偏。直到此處。無無方。不動。惺惺皓皓。如如密密。還見麼。若於此透徹。許汝作活計。若未然。柰何目前生死。故經曰。若悟正法眼藏則是真佛子。未得謂得者可招地獄業。須知多虛不如少實。吾又論實不論虛。諸人又作麼生委悉去也。欲得忘形泯蹤跡。努力慇懃空裡步。

示眾曰。衲子三昧。眼視東南。意在西北。全非常情之所測。學人著力。心在深潭。鈎擲波底。若能了得。君子上龍床。太平賀此辰。獨發無師自然智。正見無證一切智。故經曰。諸佛念眾生。眾生不念佛。方知佛度凡夫時。凡夫度諸佛。至這裡。龍蛇混雜。凡聖同居。自入法界之性。獨觀世間之相。性相了然無有二。諸禪德。如何商量去也。葉為風多落。花因露重傾。

示眾曰。一念及盡底漢。千人萬箇中一人難得。淵源透徹底漢。萬箇千人中一箇難逢。且道為什麼恁麼。只求枝葉為不知根株。過在什麼處。從前未了此時意。今日分明看取來。若有箇漢出來與你相見。直取乾坤七尺杖自旋。天下任足行。無一物也纏繞脚跟。一箇了事衲僧。諸人還恁麼也未。故經曰。三界唯一心。心外無別法。心佛及眾生。是三無差別。如何得與麼透徹去也。星拱北矣水朝東。

示眾曰。明明而無私曲。皎皎而有真照也。縱徹底恁麼。也只是獨在之照也。未向上關棧子風波滅盡心海。如如心海盡底始見驪珠。還會麼。了了了時無可了。玄玄玄處直須呵。此是山僧不知好惡底語。明眼人前不免一場笑。諸人如何體取。經曰。佛心不思議。非凡情而妙。若能如此見。得有少分相應分。還委悉麼。月朗高天。水寒曉潭。

示眾曰。山僧苟見今時師僧。或豎拂拈杖說心說性。或掩室杜詞絕是絕非。或橫行天下掀倒禪床喝散大眾。或覆藏朕迹罵辱諸方。舉却他事。畢竟是什麼道理。至這裡。一點用不得。皆是杜撰漢。雖然與麼也。老僧又兼身在內。正得人怪笑。如何免此過去也。海自深山自高。

示眾曰。一段宗要亘今照古曾無欠餘。在天同天在地同地。體用賓主處處自在。入神通遊戲三昧。開大脫空之法門。到這裡。見紫磨金色軀。一智如如。一如智智。

故經曰。一切智智清淨。無二無二分。無別無斷故。諸人者。如何見得去也。恁麼也得。不恁麼也得。恁麼不恁麼總得。畢竟如何委悉。棒頭挑日月。掌內握乾坤。

示眾曰。稜稜而月冷。皎皎而潭清。縱恁麼行履也未夢見在。直絕功勳事。正到隱密地。正當與麼時。通身合大道。君臣道合時。令誰人識得。吾家家法密密現成。浩浩相應。還歸來辨取麼。風月夜寒鶴夢孤。

示眾曰。老叟見今時道人都盧無相應樣子。何故如此。或接心令澄中。或收念令入定。皆是造作底漢子也。據實而論。全非自家屋裡主人公。若能要見取。此人須轉此無心境。豈無相委分乎。故經曰。初心菩薩入三昧。猶未除斯三昧事。又經曰。勞慮永斷得法界淨。即彼淨解作自障礙。須知別有深心大德。如何恁麼得履踐去。及盡白雲功。精到青山頂。

示眾曰。衲僧家自到自見。正到自證之田地。親見自然之所處。然後在彼同彼在此同此。彼此相應而無分辯處。淒淒屋後風。颯颯寺前松。無心而能作用。作用亦自然無心。故經曰。雲駛者月移。船行者岸運。以何故。岩雲輕弄。谷響遠幽。是誰境界。子細點檢將來。皆是安排。且道紙衣下衲僧如何行履。雲晴月出光。水冷潭懷珠。

示眾曰。三句之外徹去。六句之中會取。直透萬重關。不住青霄中。先了却那邊。却須這邊行履。何故。不因今日事。爭話昨夜夢。恁麼參到徹取而自由自在。衲僧若未然。爭奈喫鐵棒何。還吾平生粥飯來。故經曰。若不見佛知見。未出凡夫境。若悟入佛知見。不出三界出貪嗔痴。一句了然。道著分明。許你作大活計。畢竟還恁麼也。公私分曉長安道。

示眾曰。大乘妙法蓮華經。字字含玄感應新。舉起一卷玉軸則瞿曇鼻孔人人皆收手裡。拈取一經太意則諸佛正眼箇箇悉在心中。絲毫許無移易。毛髮許無滲漏。故經曰。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若恁麼。大地有情悉是同時成道作佛去。且道誰人如此。頭長三尺。頸短二寸。

示眾曰。教意親參。祖意正到。祖意親參。教意正到。祖教不二。意句無別。雖然與麼。實到此田地始得。若未到。切忌舉教拈祖。知趣能有幾人。故經曰。此眾無枝葉。唯有諸貞實。增上慢人退亦佳矣。若然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。是向上人而應辦得。初心未改還同後心。則又何愁不會。人人須是發悟。諸佛中未了漢名眾生。眾生中了義漢名諸佛。所以達磨大師曰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。如何是正當恁麼時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。畢竟恁麼去時如何道著。月落波心碧潭空。

示眾曰。左邊作群。右邊成隊。面前如麻。後面似粟。畢竟而這裡是什麼所在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誰道未太平。正當獨尊時。滿溝塞壑何處不太平時節。故經曰。性自平等無平等者。所以祖師曰。須彌山及鐵圍山。皆是一法所印。森羅及萬象悉是古佛身現。如何得去。月當松頂露沾襟。

示眾曰。須知佛國三千界。祇在吾皇一化中。四海烟塵淨。六合一家昌。故曰帝力山岳重。君恩雨露深。正當恁麼時。曇花一朵再逢春。宛如臘月蓮華相似。諸人若欲知佛性義。須觀時節因緣。時節若到其理自顯。何各不進取。所以經曰。晨走夕步無處不到。你諸人如何辨別去。把須彌鎚。打虛空鼓。

示眾曰。萬里長天無生無心。浮雲消散太虛朗晴。還見得耶。若能見得。許汝報佛恩。此箇消息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全提不起。為什麼恁麼。還會麼。山僧也說不得。何故。山高不礙白雲。飛竹密不妨流水過。且道問諸人端的也未。何不聞取。至這裡。達磨不會。大難大難。

示眾曰。只箇相應時節。如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。似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。到這裡。無辨白處。無湊泊處。絕蹤跡。絕對待。是衲僧自到處。是學人自證處。是三世諸佛底。是六代祖師底。各各分上曾不欠歇。是箇什麼。古德曰。雁過長空。影沈寒水。雁無遺蹤之意。水無沉影之心。若能如此。是真出家。未然。痛喫白棒始得少分相應。還會麼。荊谷清泉洗白玉。太華杲日照清川。

示眾曰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。各磨一面之古鏡。各洗三餘之閑眠。諸人與我相見。還有磨古鏡底手段麼。大眾。若有道得者出來。我為你證明。苦哉。自朝至夕口喃喃地說是宣非。更無休歇之時節。是什麼用處。只管喫飯飲茶開眼寐語。可憐打睡夢漢幾時得醒醒去也。謹申學道人。光陰可惜。歲華似流。生死事大。無常迅速。山崩成海。淵變成瀨。諸法各無常。何不進取去。還會麼。五蘊身全尚不識。百骸散後何處求。

示眾曰。恁麼田地。恁麼做處。到得而妙。至得而玄。撥得轉。斡得開。衲僧轉身處。諸人悟入門。還見麼。要見即見。更莫擬議。若於此撥得。許汝具正眼。不恁麼處不恁麼時。三世諸佛也說著不得。六代祖師也提起不下。至這裡。如如玄玄。深深密密。透頂透底承當擔荷。若能如是。是把不住漢去在。如何得恁麼不恁麼底道理。去却雲中千古處。來却江上萬水邊。還有知音耶。驀頭一點。莫道不道。

示眾曰。豁開向上一竅。千聖齊立下風。到得這箇田地。裂開也在我。捏聚也在我。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底漢。此時橫足佗方世界。移身須彌頂上。有時坐菩提樹下開金剛眼。有時向鐵圍山上側堅固耳。且道此人具何面目。子細商量。何故全身活卓卓。通體明歷歷。畢竟如何。釋迦在前。彌勒在後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四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五

師初參見天童宏智禪師。問曰如何是舌上妙味。智曰此是甘露門。師曰還出入否。智曰來往不遮。師曰為甚在人人口中。智曰見聞之妙超彼聲色。師便禮拜。智曰近日離何處。師曰和尚不知乎。智曰且在這裡談話。師便歸客位。自此依止十七年。從天童至長蘆而請師主首座。眾皆異之矣。

師因到徑山見了和尚。問曰井底蝦蟆吞却月。三更不借夜明簾。意旨如何。了曰你還體得麼。師曰。吾是所生身。爭怪得和尚。了曰親見作家來。師便作禮。了曰今日始逢人毒手。

師因到大洪見顯和尚。問。從上諸聖未曾為人說著。和尚又作麼生。顯曰老僧又恁麼。師曰柰何這箇。顯曰任嫌著。師曰。若如是。學人見伊無分乎。顯曰且坐而喫茶。師曰什麼心行。顯呵呵大笑。師乃作禮。

師因到石門見聰和尚。問曰。至一氣以後。而機前承當時如何。聰曰蹉過了也。師曰。和尚蹉過。某甲蹉過乎。聰曰老僧罪過。師便禮拜。聰曰他不受人禮。師曰道什麼。聰笑然矣。

師因到雲居見西和尚。問曰某甲兼聞和尚不會禪是也否。居曰是。師曰為什麼不會。居默然。師乃歸知客寮。西令侍者送偈曰。雲居不會禪。洗足上床眠。不覺枕头落。打破常住瓢。師開見乃有答偈曰。和尚不知禪。困來便打眠。泥牛喫水草。木馬咬瓦甎。侍者持偈呈西。西曰是什麼。侍者擬開口。西乃打。侍者於此忽然大悟。師聞得曰。可惜痛棒放過。

師因到蔣山見照和尚。問曰。了了無悟法。為什麼有付受。山曰無悟法故。師曰落在什麼處。山曰喫茶去。師曰猶不逃金鎖之難。山乃休。師乃作禮。

師因到法雲見仙和尚。仙曰何處來。師曰自足下來。仙曰足下多少人。師作蹈勢。仙曰蹉過也不知。師曰果然果然。

師因到夾山見勤和尚。問曰。和尚得臨濟佛法至今住此山。如何是自家底眼。勤和聲而便喝。師曰某甲被和尚一喝。勤曰見何人來。師曰天童覺和尚。勤曰恁麼不作家。師又和聲乃喝。勤曰。真獅子兒。能獅子吼。師拂袖出去。

師因到雪峯見如和尚。如曰來往客何處來。師曰自天童來。如曰將得何物來。師揖曰看。如曰勘破了也。師曰露露。如打掌曰草賊大敗。師曰是老賊。如曰天童有何言句示徒。師曰和尚又如何。如曰賊心未除。師曰果然果然。如曰還吾一句子來。師便作禮。

師因到靈隱見性和尚。問曰如何是洞上家傳。性曰。偏正曾不離本位。無生豈涉語因緣。師曰。此是傍參邊事。如何是向上一句。性曰不見異類中行耶。師乃作禮。性曰不是異類中行麼。師乃微笑而去。性曰且在這裡喫茶著。

師因到育王見禪和尚。禪曰近離何處。師曰靈隱。禪曰還見性禪師麼。師舉前話。禪曰。回互宛轉則不無。老僧常用箇手段。別有人不肯。師曰是何人。禪擬開口。師曰早是外人。禪不覺吐舌。師曰請和尚一兩則。禪曰逢知音稀。師曰。忽有人問。和尚如何祇對。禪默然。師乃禮拜。

師因到金山見青和尚。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青曰此是祖師西來意。師曰別有一句也否。青曰莫妄想。師曰慚愧。青曰少林妙訣何人受傳來。師曰不墮教經者。青曰你又如何。師曰此是功行之事。青曰是是。師曰謝答話。

師因到雲蓋見靈和尚。靈曰何處僧。師曰近離金山。靈曰金山法道如何。師展開兩手。靈曰是什麼消息。師揖曰和尚不知字。靈曰謝你箇答話。師曰。謝即不無。爭奈那箇何。靈曰將得那箇來麼。師澄然去。靈曰不是不是。師再不言。

師因到開福見寧和尚。問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。寧曰你是禪和子。師曰是什麼用處。寧曰堦下有盤石一片。師乃作禮。寧曰侍者點茶來與尊賓。師和聲乃喝。寧曰。用賊為什麼。須喫茶去。師曰某甲罪過。寧乃歸方丈。

師因到大慈見翌和尚。翌見師來面壁而坐。師乃打侍者三掌。侍者呵呵大笑。師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。智過師方堪傳授。其問甚諦當。侍者無語。翌回首。師曰龍頭蛇尾漢。翌曰。雖然與麼。子細商量。師曰一見更不用再見。翌曰太羸生。師曰和尚又如何。翌良久。師推倒出去。翌曰三十年來未曾逢如是作家。

師因到百丈見明和尚。明曰。此山嶮峻無人到。子為什麼得到。師曰三千里外知有和尚故來而已。明曰把茅蓋頭老僧用底。師曰恐是尚掛唇吻。明曰錯。師曰和尚慈悲許一句。明曰錯。師曰錯錯。明乃歸方丈。師乃出去。明又令侍者曰。今日稍晚矣且留一宿。師曰還許一句也否。乃出去。

師因到天台見慈和尚。慈曰何處來。師曰百丈來。慈曰謝你遠來。師曰非遠近底事如何。慈乃喝。師曰落在什麼處。慈又喝。師乃喝。慈曰甚是作家。師曰壓良莫成賤。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。師曰謝和尚印可。慈曰正是實語。

師因到五臺禮文殊。有院主問。上坐為禮他。為禮自乎。師乃禮文殊。院主呵呵大笑。師以坐具劈面擲。院主吐舌驚。師曰不丈夫。院主乃作禮。師曰不丈夫。院主休去。師乃去。

師因到峩峩禮普賢。有院主問何處來。師曰五臺來。院主曰太高生太高生。師曰爭敢辭勞。院主曰行脚多少時。師曰五年。院主曰不關往來是什麼物。師以掌打院主面。院主微笑。師乃休。

師因到補陀岩禮觀音。有院主問近離何處。師曰峨嵋往來之客。院主曰峨嵋還有普賢麼。師曰面目堂堂。院主曰年多少。師曰被院主一問通身汗流。院主迎師歸院令宿。師曰院主參見何人來。院主曰吾曾見佛果和尚來。師曰親參見作家。院主曰如何是作家手段。師乃打院主。主乃作禮。師又打院主曰。一十三年住此山。未曾逢正師

。今日始逢作家。

師因到一庵主處。主問曰來來去去作什麼。師曰踏著庵主鼻孔來。主曰老僧鼻孔如何踏著。師乃與一掌。主乃喝。師曰瞎漢。主曰慚愧。師乃問訊。

師因到峯庵主處。主曰。老僧夢見參洞下大尊宿。正當昨夜子時也。今朝見上座子甚奇怪。師曰癡人面前莫原夢。主曰原看原看。師乃展開兩手。主曰如是如是。

師因到瑩庵主處。問曰和尚何不出世。主曰老僧不用出不出邊事。師曰如何是向上玄路。主曰千聖也道不得。師乃作禮而去。

師因到義庵主處。問曰如何是庵中主人公。主揖曰坐客位。師曰今日始逢衲子。主曰你作什麼來。師曰一物不將來。主曰這箇[斬/耳]。師乃休。主曰喫茶去。

師因到棲庵主處。主曰淨慈雲眾久望師來。未請主宰。師曰何故如是。主曰長蘆了和尚。天童覺和尚兩員古佛共作證明故。師曰。吾五年間得二師授記。行脚而已未曾疑著。主曰和尚早歸天童。若歸便得淨慈請主。師曰到也只客邊事。主曰主事又如何。師良久。主曰猶是兒孫邊。師曰果然。主乃作禮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五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六

育王萬庵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。萬年一壽靈松下。菴外玉欄人不到。這箇性空火裡冰。即今為孰秋容好。剝却身心向去。則識蛇撥草歸天上。及盡功勳轉步。則心馬著鞭超萬象。畢竟如何道著去。赫爍火星飛妙相。(以火畫圓相擲曰)盡大地中無達者。寂光明土味真性。

天童古泉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。從古難言火裡清泉。三世諸佛未曾受傳。趣向位則妙容儼然。退步機則白日青天。回互宛轉朗應眾緣。這箇手段自還古泉和尚。即今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宣。(擲火曰)十方無別。三世莫遷。

淨慈妙正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。理妙一段亘古今。正偏回互該深心。夢回石女鳴梭夜。氣愕木人握印晨。清磨鸞鑿石虎出。幽景林膠續斷絃。玉龍上碧蘿岑。這箇作略且置。即今妙正大和尚玉機撥轉一句子。還有人道得底麼。(擲火良久曰)秋月連枝璞玉金。草露沾衣孤客襟。

蔣山奇傳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。奇特商量今古稀。傳來派脉弄玄微。須知脫體卓然道。佛祖未曾知此機。且至這裡。生也不道。死也不道。諸人要知落處麼。(擲火曰)火裡曇華朵朵奇。

芙蓉傑和尚下火

師舉起火炬曰。奇哉一箇萬人傑。庵內主翁是妙訣。君看秋風清夜天。孤輪無垢雲中月。正恁麼時。玉氣轉位功勳迥絕。金針照夜線路方別。還有即今一句也未。誰知火宅中。(擲火曰)萬里一條鐵。

玄本首座下火

玄機密轉。本位廓真。妙明田地。劫外之春。靈照心處。本法之真。且道是誰分上事。玄本首座平生作略。即今契親一句。山僧如何道取去。(擲火曰)三千里外絕知音。

了照首座下火

了然一句彌滿萬天。本源真照不受傳也。太奇兮不可得。太高生矣不變遷。到這裡。道著不道著。曾不言宣。且道了照首座即今行履如何委悉。(擲火曰)木人擡脚獨駕鐵船。

靈仙首座下火

靈山一會獨許迦葉。曹溪路上正得青原。了了玄處付在乾坤。諸佛正眼自隨脚跟。且道這箇靈仙首座臨行一句如何道著去。神仙妙訣。父子不傳。(擲火曰)風生於孤枕。香起於返魂。

祐密首座下火

華枯得年開放春。密傳陽色絕疎親。樞機密用該功位。回互傍參屬滿身。此是祐密首座從生至老底[打-丁+美]子。山僧有一句子即今相送。(擲火曰)身如冷水。心似松椿。

法真首座下火

法法不隱藏。古今常顯露。應真絕比倫。歸劫外一路。是也不諧到。非也不了悟。至這裡。還有隱身處麼。威音未興前。曾絕却照顧。法真首座得力一句如何道著。(擲火曰)山前日暮無來去。

慶寶書記下火

慶喜撰修多羅藏。如來滅後挑真燈。定光古佛獨許汝。眾寶光攢佛法僧。且至這裡。如如了了。清清澄澄。煒煒煌煌。伯伯登登。還會麼。(擲火曰)三世諸佛都難承。

妙用書記下火

妙用無窮。萬里絕同。河沙諸佛。你在口中。拈一幅紙則記得玄沙之家風。舉萬古經則持著阿難之談空。一一清淨眼。一一真如通。即今如何道取。(擲火曰)淒淒萬谷水。颯颯億年松。

梵言藏主下火

十方婆伽梵。一路涅槃門。入得分明者。須是報佛恩。大經卷之外。無二便獨尊。字字廓通處。言言付受論。且道梵言藏主轉步底一句子如何道著。(擲火曰)無限曉潭月。光分萬里昏。

慧明藏主下火

智惠光明照世界。亘古騰今發清輝。摩尼藏裡得提起。四十九年說一機。此是慧明藏主平生行履。即今轉身處曾有一句麼。(擲火曰)寶劍霜刃。逢知人稀。

宗仙菴主下火

宗旨之淵源。仙道秘藥芝。曾不得於父。都不傳於師。知之謂之聖。見之謂之知。這箇仙庵主。六十七年裡為吾連理枝。即今捨吾去。劫外得逢伊。畢竟如何道。(擲火曰)清秋露如玉。潭水月沉時。

法遵菴主下火

法從空處起。人向裡頭參。遵世之真要。莧菜之茆菴。且道豎拳之[打-丁+羨]子。一問自清嵐。即今庵中主何處在。(擲火曰)前三三。後三三。

洞真知客下火

幽洞無涯。玄妙全真。通身活卓卓。覲面故親親。獨趣三昧之宅。自見劫外之春。這箇是洞真知客平生用底。臨行一句又如何。(擲火曰)隨吾三五夏。日夜辨來賓。

宗麟侍者下火

宗說相通。一氣契同。稀如麟角。貴似鳳瓏。直向三呼聲裡而正逢三喚句中龍。得國師真付囑。知南陽一期風。這箇宗麟侍者。不用辜負。不論笑容。直去難識。直來難通。畢竟如何。(擲火曰)物外獨騎千里象。萬年松下擊金鐘。

清信監寺下火

清淨法身終勿垢。成心作識絕功勳。從來虛廓通方眼。夜子滿船騎白雲。正當恁麼廓通尅。清信監寺平生要。又臨行一句子畢竟如何體委。(以火畫圓相擲曰)新送故國一閣文。

理證典座下火

至理無名。真證有行。白雲斷路。青山色清。九度辨洞山之精。三回到投子之庭。雪峯手段。後人範靈。且道理證典座即今履踐又如何。荊谷光分後。石玉自瑩瑩。(擲火曰)木人半夜語。不許外人聽。

臨安府王常侍玉田居士下火

王輪轉位。田地幽深。寒光照徹。月落波心。運得淨名不二門之雷。卜著毗耶獅子窟之座。續於孔老百年之踵。知於學場三千之金。且道到這裡。玉田居士四十三年。令制似天日月。行禁如地雨霖。畢竟臨行玄機如何道著去。(擲火曰)故人夢醒後愁意可難禁。

興陽府尚書敏聰林居士下火

聰明大士。雙林法王。人世游事。獨守興陽。行令於四海則無處不正。展力於十方則無語不當。入三昧知應現契妙清光。分神通聽語信精理靈方。到這裡聰林居士平穩一句如何道。(擲火曰)君臣合道處。寒月入池塘。

明州太守刑仙相國祐普居士下火

天理無私。公祐分明。普照不照。洞然惺惺。無邊出入獨朗利名。無碍坐臥自鑒經行。明州為守則橫按寶劍之一匣。穩收東天之亂。帝城宣勅則每持尊言之三閣。嚴於北州之制。直入少林一九室。正出天童千歲京。且道這箇是祐普居士五十二年作略。即今臨行一句如何提携。還會麼。(以火畫圓相曰)圓通無處。手眼了爾。全身清清。(呵呵大笑而曰)天上人間見火星。

紹興二十九年己丑晏坐自讚與石霜明總禪師。其語曰

奇哉妙相現神通。尊矣玄容絕異同。位上青山無處頂。功清蘆水有松風。龍子生龍湛水月。鳳兒孕鳳白雲中。分寶分主七旬歲。明正借偏十智宗。不是天童親密意。誰知劫外擊金鐘。

靈竺淨慈自得禪師錄卷第六(終)

No. 1428-C塔銘曰

師諱慧暉。金州安城人也。俗姓王氏子也。幼歲而敏黠也。七歲而依理性寺法恩禪師為丫角童子矣。十一歲而出家。讀華嚴淨行品。自捫面門曰。諸佛心源非老少。得真者必證佛果。法恩默而知異之。十六歲而恩遷化。一夕不言。師默然而坐。忽夢見恩撫師之背曰。汝久不得住此。須依付雪峯契禪師矣。師夢醒自惟曰。契公是法眼之流裔也。我恩之因緣在彼宗。乃問同學曰。雪峯路遠多少。學曰。一百里餘。箇中有嶮難。你欲到彼乎。若去須相送。師曰是是。乃到契禪師處。契見師至而問曰。甚奇恠。老僧昨夜夢見一彌子來吾室曰。和尚是龍巢鳳也。吾是鳳巢龍也。須是一種。老僧不覺作禮矣。今日見你甚是奇特也。師從此依止。十九年後又契曰。你因緣因事不在此。且可去天童。今正覺和尚盛化。眾已踰千數。你若去乃可居第一座。師乃承契教而到天童。其問答見前章乎。師乃居第一座。一眾皆貴之而已。隨宏智禪師一十七年。徑山悟空禪師者是師之師叔也。天童覺和尚者是師之師尊也。共作證明。受二師之受印而行脚五歲。乃參見尊宿二十五人也。後得歸天童而受淨慈之請。二月二十五日入院。乃當紹興二十五年。同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退院。師為僧六十八年。此中出世一十二年。七十歲即遷化。十一歲時剃髮而以來。曾不到尼公寺庵。其軀清淨宛如水中月。師看閱經論書籍一十二萬卷也。人無知其所以。玉田居士。聰林居士。祐普居士等皆是大守輩也。師出世時共作佐贊。法嗣之出世人一十三人也。石霜總。東谷光等為首。會下雲眾七百餘員也。諸方尊宿等雖多一天下。至師推轂曰。內外全該。其餘莫測。是則摩訶大梵也。皇帝賜自得禪師。乃敕號也。浪馳管子記師大槩。其旨十之八九不能及者乎。 銘曰。

祖室光明。挑少林之妙清。宗旨派脉。紹新豐之洞靈。佛照輝朗。帶鷲嶺之精精。禪林繁茂。知天童之契情。麟角通氣。賀賞一天太平。鳳觜出象。制開三段要誠。自得和尚。紹宏智百歲踵。家傳密用。舉大陽千年行。師游步七十年華。後豈以言思細可形乎。

住瑞巖法弟比丘石窓洪恭謹撰

紹興二十九年除月十五日馳筆書